冊府元龜

卷之九百十
至二十九

13
849
298

門 1 3
號 849
卷 298

[illegible]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淵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六十九

讎怨

夫厲階之成怨府之結本乎心術之寡恕血氣之方剛違和同之理搆仇讐之漸不在於大遂爲於禍胎失之於微乃開於釁隙故有因機乘便發忿吐懣或倏起而圜視或中隱而嘻笑間不容髮以肆其志大

則致難宗國流毒於民庶小亦陰畫計策圖害于厥軀原夫違言有初交惡斯作事非能以理遣勢不可以爾全快心內興怒氣外洩思以雪乎大恥亦安事於貪生乃復不顧軀命輕用兵力苟圖快意罔念後艱固與夫犯而不較以德報怨者異矣若夫戴天之憾枕戈是期反兵同國存諸典訓斯不可以忽也

鄭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禦牛也黜貶損）尉止獲又與之爭（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爲田洫以正封疆而侵

四族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知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不言利得其處也）

司徒魯襄公十年十月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公宮）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楚太子建之子勝在於吳吳王夫差之時楚惠王欲召勝歸楚葉公諫曰勝好勇而陰求死士殆有私乎惠王不聽遂召勝使居楚之邊邑鄢（潁川鄢陵是）號爲白公縣有白亭白公歸楚三年而吳誅子胥白公勝既

歸楚怨鄭之殺其父乃陰養死士求報鄭歸楚五年
請伐鄭楚令尹子西許之兵未發而晉伐鄭鄭請救
於楚楚使子西往救與盟而還白公勝怒曰非鄭之仇
乃子西也勝自勵劍人問曰何以爲勝曰欲以殺子
西子西聞之笑曰勝如卵爾何能爲也其後四歲白
公勝與石乞襲殺楚令尹子西

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僑田吳界）拘鄫人之漚菅者（鄫人亦僑田及吳伐魯道從武城吳滋濁也）曰何故使吾水滋（鄫人教吳必可克）鄫人以伐武城克之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戎州戎邑）衛莊公登城以望戎州問之以告公曰我姬姓也何戎之有焉（言姬姓故有戎）翦之（削去其邑聚）公使匠久（久不休息）公欲逐石圃（石圃衛卿石惡從子）未及而難作石圃因匠氏攻公公閉門而請弗許踰于北方而隊折股戎州人攻之太子疾公子青聞（青疾弟）從公入于戎州巳氏（巳氏戎州人姓）之妻髮美公自城上見巳氏之妻髮美使髡之以爲呂姜髢（呂姜莊公夫人髢髮也）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與汝璧巳氏曰殺女璧其焉往遂殺之而取其璧

皇瑗宋右師瑗之子麋有友曰田丙而奪其兄鄭般邑以與之鄭般儐而行告桓司馬之臣子儀克（克在下邑）

不與雎之故在 子儀克適宋告夫人曰麋將納桓氏公問諸子仲子仲皇野初子仲將以杞姒之子非我爲子爲適子杞姒子仲妻麋曰必立伯也伯非我兄是良材子仲怒弗從故對曰右師則老矣不識麋言右師老不能爲亂麋則不可知公執之殺麋

皇瑗奔晉召之召令還

智伯晉大夫智伯伐鄭趙簡子疾使太子毋卹將而圍鄭智伯醉以酒灌擊毋卹群臣請死之毋卹曰君所置毋卹爲能忍詬然亦慍智伯智伯歸因謂簡子使廢毋卹簡子不聽毋卹繇此怨智伯簡子卒毋卹立是爲襄子襄子立四年智伯與趙韓魏盡分其范中行故地智伯益驕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地趙趙不與以其圍鄭之辱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晉陽後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并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酒器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爲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一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爲雎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

其金既歸心怒睢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睢折脅摺齒睢佯死卽卷以蓑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睢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睢從蓑中謂守者曰公能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乃請出棄蓑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睢得出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爲范睢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使須賈於秦范睢聞之爲微行敝衣間步之邸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睢曰然須賈笑曰范睢有說於秦邪曰不也睢前日得過於二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賈曰今叔何事范睢曰臣爲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今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夫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睢曰主人翁習知之唯睢亦得謁睢請爲君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睢曰願爲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睢歸取大車駟馬爲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罷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爲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良久

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贖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爾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爲楚郤吳軍楚王封之以荆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荆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魏公前以雎爲有外心於齊而惡雎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吏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也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人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雎范雎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飲食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黶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爲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走趙匿平原君所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爲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爲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

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
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爲然而入秦見昭王昭
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謂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
呂尚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
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讐在君之家願使人歸取
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
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
困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遣趙王書曰王之
弟在秦范君之讐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
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
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
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
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徃走梁欲因信陵君
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
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
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
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戶侯當此之時天
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
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
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

懟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到趙王聞之卒取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

張儀者魏人也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嘗從楚相飲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貧而無行必此人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醳音釋之其妻曰嘻子毋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儀既相秦爲文檄一作恐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我不盜而璧若笞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

孫臏齊人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爲魏將自以爲能不及孫子疾之以法刑斷其兩足齊將田忌進孫子於威王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魏與趙攻韓韓急告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蹶猶挫也五十里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

齊軍法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

漢張耳大梁人與陳餘爲刎頸交其後有隙耳爲嘗山王餘爲代王相趙襲嘗山耳敗走高祖二年東楚使告趙欲與俱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求人類耳者斬其頭遺餘餘乃遣兵助漢漢敗於彭城西餘亦間耳許死即背漢漢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餘泜水上

袁盎爲吳相告歸盎素不好晁錯錯所居坐盎輒避盎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晁錯爲御史大夫使吏案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敕以爲庶人吳楚反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百官表御史大夫有兩丞及史也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爲設匿言不反欲請

治盎宜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盎不宜有謀（盎大臣不宜有奸謀）錯猶與未決（與讀曰豫）人有告盎盎恐夜見竇嬰爲言吳楚所以反願至前口對狀（至天子之前也）嬰入言帝乃召盎盎入見帝方與錯調兵食（調謂計發之也音徒釣切）帝問盎曰君嘗爲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爲人乎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帝曰吳王卽山鑄錢煑海爲鹽（卽就也）誘天下豪傑白頭舉事此其計不百全肯發乎何以言其無能爲也盎對曰吳銅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傑而誘之誠令吳得豪傑亦且輔而爲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帝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帝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乃屏錯錯趨避東廂甚恨帝卒問盎（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王子弟各有分地（分音扶問切）今賊臣晁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適讀曰謫）故以反爲名而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無血刃而俱罷於是帝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以謝天下（顧念也誠實也）盎曰愚計出此惟帝熟計之乃拜盎爲太嘗密裝治行後十餘

日斬錯

張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河東人李文故嘗與湯有隙已而爲御史中丞薦數從中文事有奇以傷湯者不能爲地薦數也數數在中其有文書事可爲傷湯者不爲作道地也湯有所愛史曾何居知湯弗平使人上飛變告文姦事飛變猶言急變也事下湯湯治論殺文

李敢廣子也爲郎中令怒大將軍衛青之恨其父令其父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無何謂未多時也雍之所地形積高故云上也上音時切驃騎將軍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帝爲諱云鹿觸殺之

薛宣罷相就第久之哀帝初即位傅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主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明聞其語賊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謂傷之也音初良切其下並同會司隸鉄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所咸宮門外斷鼻唇身入創事下有司況徙敦煌宣坐免爲庶人

後漢班固嘗爲大將軍竇憲中護軍雒陽令种兢嘗行固奴干其車騎吏推呼之奴醉罵兢大怒畏憲不

敢發心銜之及竇氏賓客皆逮考兢因此捕繫固遂死獄中時年六十一詔以譴責兢抵主者吏罪

周黨少孤至長安游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尅鬬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修志州里稱其高

郎顗北海人明經典隱居海畔延致學徒晝研精義夜占象度勤心銳思朝夕無倦州郡辟召舉有道方正不就同郡孫禮者積惡兇暴好游俠爲其同里人嘗慕顗名德欲與親善顗不顧以此結怨遂爲所殺

杜喬爲大司農益州刺史种暠舉劾永昌太守劉君世以金蛇遺梁冀事發覺以蛇輸司農冀從喬借觀之喬不肯與冀始爲恨累遷大鴻臚時冀小女死令公卿會喪喬獨不往冀又銜之遷光祿勳代胡廣爲太尉桓帝納冀妹冀欲令以厚禮迎之喬據執舊典不聽又冀屬喬舉汜宮爲尚書喬以宮贓罪明著遂不肯用因此日忤於冀及清河王蒜事起冀遂諷有司劾喬及李固與劉鮪等交通請逮案罪而梁太后素知喬忠但策免而已冀愈怒使人脅喬曰早從宜

妻子可得全從宜令其自盡也喬不肯明日冀遣騎至其門不聞泣者遂白執繫之獄中死妻子歸故鄉與李固俱暴屍於城北

呂布初與董卓誓爲父子嘗在左右而卓性褊忿每小失意拔手戟擲之布拳捷避之得免繇是陰怨卓卓又嘗使布守中閤布與卓侍婢私通恐事發覺心不安先是司徒王允以布州里壯健厚接納之後布詣允陳卓幾見殺狀時允與僕射士孫瑞密謀卓是以告布使爲內應布曰奈如父子何允曰君自姓呂本非骨肉今憂死不暇何謂父子布遂許之手刃刺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比三司進封溫侯共秉朝政布自殺卓後畏惡涼州人涼州人皆怨繇是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城布不能拒李傕等遂入長安卓死後六旬布亦敗

牛輔董卓女婿恇怯失守不能自安見客先筮知吉凶然後見之中郎將董越來就輔輔使筮之得兌下離上筮者曰火勝金外謀內之卦也即時殺越獻帝記云筮人嘗爲越所鞭故因此以報之

王叡先與孫堅共擊零桂賊以堅武官言頗輕之及叡舉兵欲討董卓素與武陵太守曹寅不相能揚言

當先殺寅寅懼詐作案行使者光祿大夫溫毅檄移
堅說叡罪過令收行刑訖以狀上堅即承檄勒兵襲
叡叡聞兵至登樓望之遣問欲何爲堅前部答曰兵
久戰勞苦所得賞不足以爲衣服詣使君更乞資值
雨收曰刺史豈有所吝便開庫藏使自入視之知有
所遺不兵進及樓上叡見堅驚曰兵自求賞孫府君
何在其中堅曰被使者檄誅君叡曰我何罪堅曰罪
無所知叡窮迫刮金飲之而死
吳凌統怨甘寧殺其父操寧嘗備統不與相親大帝
亦命統不得讐之嘗於呂蒙舍會酒酣統乃以刀舞
寧起曰寧能雙戟舞蒙曰寧雖能未若蒙之巧也因
操刀持楯以身分之後帝知統意因令寧將兵遂徙
屯於半州
晉衛瓘爲司空時帳下督榮晦有罪瓘斥遣之及難
作隨兵討瓘故子孫皆及於禍太保主簿劉繇等撾
登聞鼓上言曰瓘前在司空時帳下給使榮晦無情
被黜晦知瓘家人數子孫名字晦後轉給右軍其夜
晦在門外揚聲大呼宣詔免公還第及門開晦前到
中門復讀所齎僞詔手取公章綬貂蟬催公出第晦
案次錄瓘家口及其子孫皆兵仗將送著東亭道北

圍守一息間便皆斬斫害公子孫實繇於晦及將人
刼盜府庫皆晦所爲考晦一人衆姦皆出乞驗盡情
僞加以族誅詔從之

鄭默爲光祿勳太康元年卒尚書令衛瓘奏默才行
名望宜居論道五升九卿位未稱德宜贈三司而后
父楊駿先欲以女妻默子豫默曰吾每讀傷不疑傳
嘗想其人畏遠權貴奕世所守遂辭之駿深爲恨至
此駿議不同遂不施行

潘岳爲琅邪內史孫秀爲小吏給岳而狡黠自喜岳
惡其爲人數挼辱之秀嘗銜忿及趙王倫輔政秀爲
中書令岳於省內謂秀曰孫令猶憶疇昔周旋不答
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岳於是自知不免俄而秀遂
誣岳及石崇歐陽建謀奉淮南王允齊王冏爲亂誅
之夷三族

向雄河內人仕郡爲主簿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
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後累遷黃
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交
言武帝聞之勑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
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
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

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義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

郤詵字廣基其鄉人干峻清貞有簡識以名理著稱詵恃才凌傲峻兄弟峻等亦以門盛輕詵相視如讐詵以楊駿故吏被繫峻時爲尚書郎按其獄詵懼不免峻平心斷決正之詵卒以免而猶不悛後爲左丞復奏陷亓氏

皇甫重爲秦州刺史齊王冏輔政以重弟商爲參軍冏誅長沙王義又以爲參軍時河間王顒鎮關中其將李含先與商重有隙每銜之及此說順旨商爲重所任重終不爲人用宜急除之以去一方之患乃表遷重爲內職因其經長安乃執之

賈疋爲安定太守雍州刺史丁綽貪橫失百姓心乃潛疋于南陽王模以軍司謝班代之疋奔瀘水與胡彭蕩仲及氐竇首結爲兄弟聚衆攻班綽奔武都疋復入安定殺班

解結與兄系齊名爲御史中丞時孫秀亂關中結在都坐議秀罪應誅秀錄是致恨及系被害結亦同戮

華譚字令思陳敏之亂吳士多爲其所逼顧榮先受

斂官而潛謀圖之譚不悟榮旨露檄遠近極言其非
繇此爲榮所怨譚後爲紀瞻所薦而爲榮所止遏遂
數年不得調後譚爲秘書監戴若思弟邈則譚女婿
也譚平生時嘗抑若思而進邈若思每銜之及用事
嘗毀譚於帝繇是官塗不至

東晳與兄璆俱知名鄉里察孝廉舉茂才皆不就璆
娶石鑒從女棄之鑒以爲憾諷州郡公府不得辟故
晳等久不得調

王澄爲荆州刺史以郭舒爲別駕舒少與杜會厚會
嘗召之不往魯衛之至是澄又轉舒爲順陽太守魯

奮遣兵襲舒遁逃得免

蘇峻爲歷陽內史庾亮輔政徵徵之峻遣司馬何仍
詣亮辭以內輔非所堪亮不從遂徵爲散騎嘗侍峻
又表乞補一荒郡復不許遂舉兵爲亂峻既敗死司
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峻子碩乃發亮父毋墓
剖棺焚屍

王珣兄弟皆謝氏婿以猜疑致隙太傅安既與珣絕
婿又離珉妻繇是二族遂成讐釁時希安旨乃出珣
爲豫章太守

毛安之四子潭泰邃遁潭嗣爵官至江夏相泰歷太

傳從事中郎後軍諮議參軍與遂俱爲會稽王父子所昵乃追論安之討盧悚勳賜爵平都子命潭襲爵元顯嘗宴泰家既而欲去泰苦留之曰公若遂去當取公腳元顯大怒奮衣而出遂與元顯有隙及元顯敗泰時爲冠軍將軍嘗邑太山二郡太守遂爲遊擊將軍遁爲太傳主簿桓玄得志使泰收元顯送于新亭泰因宿恨手加毆辱俄竝爲玄所殺惟遁被徙廣州

高瞻渤海蓨人隨崔毖伐慕容廆毖敗降于廆廆著將軍辭疾不就瞻與宋該有隙該陰勸廆除之瞻聞其言彌不自安遂以憂死

劉敬宣少爲劉敬宣寧朔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人有非嘗之才當別有調度豈得便謂此君爲人豪耶其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逢亦當以陵上取禍爾敬聞之深以爲恨及在江陵知敬宣還乃使人言於高祖曰劉敬宣父子忠國既昧今又不豫義始猛將勞臣方須叙報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欲相申起者論資語事正可爲員外嘗侍耳聞已授其郡實爲優遇尊知復爲江州尤所駭惋敬宣愈不自安帝及正自表解職後敬

宣伐蜀無功而還毅欲以重法繩之高祖既相任待又何無忌明言於毅謂不宜以私憾傷至公若必文致爲戮已當入朝以廷請決之毅雖止獨謂高祖曰夫生平之舊豈可孤信光武悔之於龐萌曹公失之於孟景公宜深慮之毅出爲荆州謂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爲長史南蠻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禍反以告高祖高祖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出爲使持節督北青州軍郡事征虜將軍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熊國琦較釋

宋沈穆夫及父警坐孫恩事逃匿先是宗人沈豫素無士行爲警所疾至是聞穆夫豫亂逃藏將免矣豫以告官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珮夫竝遇害唯穆夫子淵子雲子田子林子夏子虔子獲全

謝晦爲太尉主簿内外要任悉委之劉穆之遣使陳
事晦往往多異同穆之怒曰公復有還時不及高祖
欲以爲從事中郎以訪穆之穆之堅執不與終穆之
世不遷穆之喪問至高祖哭之甚慟晦時正値喜甚
自入閤内審穆之死問其日教出轉晦從事中郎
沈璞以元凶之亂疾遂增篤不堪遠迎世祖義軍至
新亭方得致身先是琅邪顏峻願交璞不酬其意峻
以致恨及世祖將至都方有讒說以璞奉迎之晚横
罹其禍時年四十八

始安王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前廢帝嘗於休仁前使
左右淫逼休仁所生母楊太妃左右竝不得已順命
以致右衛將軍劉道隆道隆懼以奉旨盡諸醜狀明
帝即位以休仁爲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時劉道隆
爲護軍休仁請求解職曰臣不得與此人同朝乃賜
道隆死

孟顗爲會稽太守謝靈運以侍中退居郡中會稽東
郭有廻踵湖靈運求決以爲田太祖令州郡履行此
湖去郭近水物所出百姓惜之顗堅執不與靈運既
不得廻踵又求葯寧埏塘湖爲田顗又固執靈運謂
顗非在利民正慮決湖多害生命言論毀傷之與顗

遂搆離隙

劉瑀爲吏部尚書與何偃有隙及瑀發背癰偃亦發背疽瑀疾已篤聞偃亡歡躍叫呼於是亦卒

南齊沈文季宋司空慶之子也宋昇明元年沈攸之反大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唐軍事攸之先爲景和御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

王晏爲吏部尚書以舊恩見寵時尚書令王儉雖貴而疏晏既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有隙儉卒禮官議謚帝欲依王導謚爲文獻晏啓帝曰導乃得此謚但

宋來不加素族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

張融爲南陽王友融父暢先爲丞相長史義宣事起暢爲王玄謨所錄將殺之時玄謨子瞻爲南陽王前軍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

江祏爲右僕射與弟侍中祀衛尉劉暄謀立江夏王寶玄廢東昏事發召祏入見停中書省宣齋初袁文曠以王敬則勳當封祏執不與帝使文曠取祏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否祏祀同日被殺

梁張弘策爲高祖雍州錄事參軍從高祖義師克京城爲衛尉卿散騎常侍爲東昏餘黨孫文明所殺及

文明就擒張氏親屬臠食之

鍾嶸爲晉安王記室嶸嘗求譽於沈約約拒之及約卒嶸品古今詩爲評言其優劣云觀休文衆製五言最優齊永明中相王愛文王元長等皆宗附約于時謝朓未達江淹才盡范雲名級又微故稱獨步故當辭密于范意淺于江蓋追宿憾以此報約也頃之卒官

劉孝綽爲太子僕掌東宮記室與到溉到洽友善同遊東宮孝綽自以才優於洽每於宴坐嗤鄙其文洽浮銜之及孝綽爲廷尉卿攜妾入官府其母猶停私宅洽尋爲御史中丞遣令史案其事遂劾奏之云攜少妹於華省棄老母於下宅高祖爲隱其惡改妹爲妹坐免官孝綽弟時隨藩皆在荊雍乃與書論其不平者十事其辭皆鄙到氏又寫別本封呈東宮昭明太子命焚之不開視也

劉覽字孝智爲尚書當官清正無所私姊夫御史中丞褚湮從兄吏部郎孝綽在職頗通贓貨覽劾奏並免官孝綽怨之嘗謂人曰犬嚙行路覽噬家人

沈瑀爲餘姚縣令大姓虞氏千餘家請謁如市前後令長莫能絕自瑀到非訟訴無所通其至者悉立之

階下以法繩之縣南又有豪族數百家子弟縱橫逋
相庇蔭厚自封殖百姓甚患之瑀召其老者爲石頭
倉監必着補縣僮皆號泣道路自是權右屏迹瑀初
至富吏皆鮮衣美服以自彰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
何得自擬貴人耶悉使着苦屨粗布侍立終日足有
蹉跌輒加榜捶瑀微時嘗自至此鬻菟器爲富人所
辱故因以報焉繇是士庶駭怨瑀廉素自守故得遂
行其意

陳留異梁代爲蠻浦戍主歷晉安安固二縣令侯景
之亂還鄉里召募士卒東陽郡丞與異有隙引兵誅

之及其妻子

後魏奚斤世典馬牧父簞多稱有寵於昭成時國有
良馬爲劉庫仁所盜簞聞而馳往取馬庫仁以國甥
待寵慙而逆擊簞簞捽其髮落簪其一乳及苻堅使
庫仁與衛辰分領國部簞懼將家寓於民間庫仁求
之急簞遂西奔衛辰及太祖滅衛辰簞晚乃得歸故
名位後於舊臣

公孫表燕郡人與渤海封愷友善後爲子求愷從女
愷不許表甚銜之及封氏爲司馬國璠所逮明元以
舊族欲原之表固證其罪乃誅封氏表爲人外和內

忌時人以此薄之後表爲吳兵將軍攻滑臺不克又
圍虎牢及車駕次汲郡太史令王亮奏表置軍虎牢
東不得利便之地故令賊不時滅明元雅好術數乃
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初表本與王亮同營署及其
出也輕侮亮故乃至于死

李順爲後將軍太武討赫連昌謂崔浩曰朕欲使李
順總攝前驅之事卿以爲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
可專委乃止初浩弟覆順妹又嫁弟子娶順女雖二
門婚媾而浩頗輕順又弗之伏也繇是潛相猜忌故
浩毀之

房崇吉初爲宋明帝太原太守戍斗城其母叔在歷
城爲崔道固所拘繫及二城降俱至京師崇吉爲歸
安縣令頗懷昔憾與崔道固接事意甚不平後委縣
由臺訟道固罪狀數條會赦不問

崔孝芬爲延尉日章武王融以賊貨被劾孝芬案以
重法及融爲都督北討鮮于修禮於時孝芬弟孝演
率勒宗從避賊於博陵郡城爲賊攻陷舉爲賊所害
融乃密啓云孝演入賊爲主遂見收捕合家逃竄還
赦乃出

楊昱爲中書舍人時靈太后嘗從容謂昱曰今帝年幼朕親萬機然自薄德化不能感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愼勿諱隱昱於是奏楊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嘗州刺史楊均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义靈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二男六女及終喪而元氏頻請別宅昱父椿乃集親姻泣而謂之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忽忽便求離宅不聽遂懷慙焉及元氏廢太后乃出昱爲濟陰內史

畢衆敬東平人少好弓馬射獵交結輕果嘗於疆境盜掠爲業仕宋孝武爲徐兗刺史辟爲部從事孝武卽位歷太山太守冗從僕射及明帝立遣衆敬出請兗州募人到勃城刺史薛安都召與密謀云晉安有上流之名且孝武第三子當共卿爲計西徙乃矯明帝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時兗州刺史殷孝祖留其妻子率文武二千人赴明帝使司馬劉文石守城衆敬率衆取瑕兵殺文石安都與孝祖先不相協命衆敬誅孝祖諸子衆敬不得已遂殺之州內悉附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城不與之同及明帝平

子勛授纂兗州刺史會安都引國援軍經其城下纂閉城門守浮恨衆敬會有人發衆敬父墓遂令其母骸首散落衆敬發哀行服特掃近墓細民死者十餘人又疑纂所爲弟衆愛安都長史亦遣人窗至濟陰掘纂父墓以相報答及安都以城入國衆敬不同其謀子元寶以母弁百口悉在彭城恐交致禍日夜啼泣遣請衆敬衆敬尤未從之衆從先已遣表謝宋宋明授衆敬兗州刺史而以元寶有他罪獨不捨之衆敬拔刀砍柱曰皓首之年唯有此子今不原貸何用獨全及尉元至遂以城降元遣將入城專定衆敬悔恚數日不食皇興初就拜散騎嘗侍寧南將軍兗州刺史與中書侍郎李燦對爲刺史慕容白曜攻赴無鹽申纂爲亂兵所傷走被擒送於白曜白曜無殺纂之意而城中火起纂創重不能避爲火所焚死衆敬聞赴無鹽懼不殺纂乃與白曜書并表朝廷云家禍之酷皆歸於纂聞纂死乃悅

甄琛爲侍中領中尉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曰卿何處放逸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巒巒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琛遂免歸本郡

高謙之爲國子博士初謙之弟道穆正光中爲御史
糾相州刺史李世哲事大相挫辱其家嘗以爲憾至
是世哲弟神軌爲靈太后浮所寵任值謙之家僮訴
良神軌左右之入諷尚書判禁謙之於廷尉時將赦
神軌乃啓靈太后發詔於獄賜死朝士莫不哀之
朱瑞爲車騎將軍爾朱榮死與爾朱世隆俱北走阪
而以莊帝待之素厚且見世隆終當喪敗於路乃還
帝大悅以爲尚書左僕射西道大行臺尉勞爾朱天
光既達長安會爾朱兆入雒後還京師都督斛斯椿
先與瑞有隙數譖之於世隆世隆性多忌且以前日

乖異忿恨更甚遂誅之
北齊斛律光爲左丞相嘗在朝堂垂簾而坐祖珽不
知乘馬過其前光怒曰此人乃敢爾後珽在內省言
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怒賂其從奴搥頭目
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搥胸歎曰盲人用權國必破矣
珽省事稍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粟角
斗定非真堰邨津水中將留何處人以告珽占之曰
角斗斛宇津邨水留何人合成律字非真者斛宇斛
律於我不宜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錄是
懼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

光言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嘗種禾飼馬以擬寇難
今賜無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
之於是官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
曰此菜園賜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
繇是租穫積然

崔陵初爲嘗侍求人脩起居注或曰魏收前陵曰收
輕薄之徒更引祖鴻勳爲之既居樞要又以盧元明
代收爲中書郎繇是收銜之及收聘梁過徐州陵備
刺史鹵薄而送之使人相聞收曰勿怖儀多稽古之
力也收報曰崔徐州建義之勳何稽古之有陵怕以

門閥素高特不平此言收乘宿憾故以此挫之
魏收初仕後魏爲中書侍郎黃門崔陵從齊神武入
朝熏灼於世收初不詣門陵爲帝登祚赦云朕託體
孝文收嗤其率直正員外李慎以告之陵深忿時
節閔帝殂令收爲詔陵乃宣言收普泰世出入悼愕
一日造詔優爲辭旨然則義旗之士盡爲逆人又收
父老合解官歸侍南臺將加彈劾頼尚書辛雄爲言
於中尉綦儁乃解收有賤生弟仲同先未齒錄因此
怖懼上籍遣還鄉扶侍後收既專典國史陵恐被惡
言乃悅之曰昔有班固今則魏子收笑而憾不釋

後周楊寬與柳慶有隙武成二年慶除宻州刺史慶自爲郎迄于司會府庫倉儲並其職也及在宻州寬爲小冢宰乃因慶故吏欲求其罪失案驗積六十餘日吏或有死於獄者終無所言唯得錦數匹時人服慶廉愼

樂運爲京兆丞時內史鄭譯嘗以私事請託運弗許之因此銜之及隋文帝爲丞相譯爲長史遂左遷運爲廣州泄陽令

隋于顗初仕後周爲廣州刺史尉迥之反也時總管趙文表與于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臥閣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鄙欲斬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紈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謂言曰文表與尉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勞勉之

唐李大恩爲代州總管大恩嘗山人也家富於財見天下將亂致豪傑以爲腹心與鷹揚郎將鄭乾廓府城鄰援葺爲乾廓所毀大恩求得其罪發使言於煬帝乾廓知之懼爲所殺潛引土賊以圖大恩期有日

矣大恩捕得其使因勒兵詐爲山賊來薄乾廓城下乾廓不之覺輕騎來迎大恩執而殺之

王溥爲齊州節度使初從寶建德在齊州溥遣使歸國及雒陽平盛彥師安輯徐兗溥率兵與彥師攻徐圉郎之須昌縣徵軍糧於齊州刺史李義滿與溥有隙閉倉不與及下須昌彥師收義滿繫齊獄高祖聞之謂侍臣曰義滿忠誠朕之所悉此必溥所搆也遽令釋之而使未至義滿憂憤而卒溥旋經齊州頓於城內其夜義滿兄子武意執而殺之

李襲譽爲同州刺史坐在涼州陰憾畜禾縣丞劉武而杖殺之流於泉州未幾而卒

盧從愿爲吏部侍郎典選六年固早朝塗中爲人所射中其從者捕賊竟不獲時議從愿久在選司爲被

柳者所警也

楊炎肅宗時釋褐掌河西節度使書記先時神烏縣令李大簡因酒辱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縛大簡以鐵鞭撾之二百血流於地幾死節度使呂崇貴愛其才不之問

柳延玉爲幽州節度行軍司馬建中三年四月景子貶柳州司戶要籍簡較大理少卿朱體微萬州南浦

尉廷玉與朱泚同鄉里少友善初爲小胥事安祿山泚爲節度使累授軍司馬軍府之政動以咨之廷玉亦有吏能師人悅之泚判官鄭雲達嘗忤廷玉廷玉白泚聽爲莫州錄事參軍雲達與朱滔善復奏爲判官因浮搆廷玉於滔滔爲泚留後事有請於泚廷玉又輒壞之體微亦蒙泚親信與廷玉密嘗從容言於泚曰滔非長者也不可以兵權付之滔竊知之後滔南討有功雲達數激其怒乃抗表稱廷玉體微離間骨肉又累遺書於泚言廷玉體微罪惡請殺之泚不聽滔既反叛帝乃召泚示滔請殺二人表泚亦上其書故歸罪於廷玉等以悅滔滔終叛逆

嚴郢爲京兆尹兼御史中丞時楊炎爲相惡其異己誣以他罪削兼中丞及盧杞將傾炎炎既罷相乃引郢爲御史大夫與協謀發炎罪及河中觀察使趙惠伯下御史臺獄箠楚無驗搆成其罪貶炎於崖州惠伯於賁州郢既報怨過當人頗不直郢後得罪既至賁州道左賭柩殯問其主名或曰趙惠伯之殯也郢默然慙恧歲餘而卒

李巽爲湖南觀察使初實參爲宰相不悅於巽自左司郎中出爲嘗州刺史仍促其行不數月參貶郴州

司馬郴即湖南屬郡也宣武軍節度使劉士寧代父爲帥參嘗有助士寧素德參之恩專使致幣於參與據奏其事云與節將交通德宗遂殺參冥性跋扈忌刻頗甚乘德宗山陵使以其下隱沒官錢罷令狐楚以宰相爲憲宗之怒謀殺參時人冤之

爲宣州觀察使又貶爲衡州刺史先是元稹爲山陵使判官稹以他事求知制誥事欲就求楚薦之以掩其跡楚不應稹既得志深憾焉楚之再出稹頗有力復於詔中發楚在翰林及河陽舊事以詆訾之

李宗閔爲中書侍郎平章事太和七年李德裕入相

宗閔罷鉞與元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僚宰臣進問安否上歎噎無名工者久之繇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尹杖殺至是以藥術幼善遇之守澄寢進李訓善易其年秋帝欲以訓爲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跡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帝曰人誰無過俟其悛改庶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奸邪無悛改之理帝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

蕭韓俛封還之王涯召蕭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
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己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
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
中謝日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勑守兵部尚書宗閔
奏制命已行不安自便爭改簡較尚書右僕射潤州
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嘗潤等觀察使
後唐崔協字文交父彥融與崔蕘素相友善彥融爲
萬年蕘謁於縣彥融未出有尺題在案皆賂遺於寺
人突蕘知其錄徑始惡其爲人及彥融除司勳郎中
蕘已爲左丞通刺不見初以爲戲再聞名於將命者
蕘謂曰郎中行止鄙雜故非敢見丞相知之改楚州
刺史卒於任誠其子曰世事無恙崔蕘故其子弟嘗
云世讐協爲兵部侍郎與中書舍人崔居儉相遇於
幕次協厲聲而言曰崔蕘之子何敢相見居儉亦報
之左降太子詹事
朱漢賓莊宗時爲左龍武統軍河中節度使朱友謙
入朝時西軍未還閣伶用事害友謙者不一而漢賓
伺知之時明宗居雒陽以友謙故人置酒於第莊宗
諸弟在席時友謙賜姓名繼麟坐在永王重霸之上
酒酣漢賓以大觥奉友謙曰公雖名位高坐於皇弟

之上非宜也僕與公俱在梁朝以宗姓相厚自公入朝三發單函候問畧無報復忽於卑位不已甚乎元行欽恐其紛然乃解之曰素爲昆仲今讓兄何也明宗[illegible]軍亦須飲大器方止不數日友謙赤族

晉王令崇爲具州軍較天福八年自賊中至令溫之弟也訴其舉家淪沒乃以令溫爲威勝軍節度鄧隨均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又以具州都指揮使杜審澄爲均州刺史以親族陷於寇難故也令溫爲麾下邵宗範剖心臠肉令衆噉之邵珂之子也初令溫奉詔詣闕皆謂珂有異志乃以其子爲帳內兵以質之

冀珂惜其子而釋私憾珂素兇狠殊無所顧而令溫覆族者自失其機斷也

周許遷爲單州刺史誤斷不合死罪人家詣闕致訟下開封府時陳觀知府素與遷不協深劾其事欲追遷對訟太祖以事猶可原但罷郡而已遷既入朝詬陳觀謂王峻曰相公當政所與參議宜求賢德如陳觀者爲儒無士行爲官多挾情苟知子細屠沽兒恥與爲侶況明公乎峻無以沮之又於卿監幕次醜言備至既而嬰疾請歸天平而卒

宋齊丘仕江南李景僞官至太傅中書令性倜儻不

羈輕財好施頗爲其國人所重及世宗南征吳人大
懼時陳覺與李徵古皆齊丘門人因進說於景請退
居後苑委國事於齊丘景繇是衒之初吳人遣鍾謨
李德明奉表上世宗遣德明復命於金陵德明因
說李景請割江北之地求和於我而陳覺李徵古等
以德明爲賣國請戮之景遂殺德明及江南內附世
宗故鍾謨南歸謨本德明黨也思與復讐因言於景
云齊丘當國危之除遣門人獻議欲因便以奪主位
爲人臣之禮景於是下僞制放齊丘歸九華山舍而
幽死之陳覺李徵古並賜自盡

總錄部 一百七十一

妖妄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周禮大司徒之職以八刑糾萬人其七曰造言之刑
其八曰亂人之刑夫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必去邪而
防僞期知嘗而守正建彼皇極臻夫至治者已故昕
鑑斯炤物無遁形夏鼎既鑄不逢不若其斯之謂矣

乃有挾邪僻之行崇妖妄之說譸張爲幻熒惑任已或假以視燀之術或參其久壽之道或陳之以律歷或獻之以符命憑虛飾詐誣上罔衆以至造作神異張皇氣焰保聚乎辟黨傲擾乎區域干國之紀爲民之患者比比而有朕面惡積者滅身姦大者無赦禍不旋踵悠悠皆是著之篇次用垂于後

漢新垣平趙人文帝時以望氣見帝其後使人持玉杯上書闕下獻之先言帝曰闕下有寶玉氣來者已視之果有獻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壽平又言臣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季爲元季今天下大酺平言曰周鼎亡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直謂正當汾陰意同鼎其出乎兆見不迎則不至於是帝使使治廟汾陰南臨河欲祠出周鼎人有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治誅後文帝怠於改正服鬼神之事正正朔也服服色也正音之成切李少君者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武帝帝穀道辟穀食之道也帝尊之少君者故深澤侯人主方侯家人主方藥也匿其季及所生長生長謂其郡縣所屬及居止處匿其物謂鬼物也其游以方徧諸侯無妻子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更音工衡切嘗余金錢衣食人皆以爲不治嘗自謂七十能使物卻老

產紫而儀紿紿兒也又不知其何所人愈信爭事之少
君資好方善爲巧發奇中時時發言有所中中音竹仲切嘗從武安
侯宴坐中有年九十餘老人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
射處老人爲兒從其大父識其處識記也音志切一坐盡
驚少君見帝有故銅器問少君曰此器齊桓公十年
陳於柏寢晏子書柏寢臺名也以柏木爲寢室於臺之上已而按其刻果齊
桓公器刻謂器上所名記一宮盡駭以少君數百歲人也
甘忠可齊人成帝時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
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
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東平夏賀

良客丘丁廣世東平渤海縣客丘東海縣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
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
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
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前挾忠可書事下奉車
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
之光白前歆又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
昌爲長安令勸尋空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
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
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所角功天所以譴
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

息矣得道不得行咎殃且亡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不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詔制丞相御史益聞尚書五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即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高下貿易言山摧川竭也大異連仍盜賊並起仍頻也陵夷屢漸滅亡也惟漢至今二百歲歷紀開元皇天降非若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材而得天助也厥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後月餘帝疾自若竟諱賀良等

王莽爲安漢公女爲平帝皇后莽以皇后有子孫瑞通子午道時年十四始有婦人之道子水也午火也水以天一爲牡史以地二爲牝故火爲水起今通子午子午道從杜陵直絕南山徑漢中莽既居攝梓潼人哀章學問長安素無行好爲大言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爲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璽某傳子皇帝金策書某者高皇帝名

也書言王莽爲眞天子皇太后如天命圖書皆書莽大臣八人又取今名王興王盛章因自竄姓名竄冒厠著也凡爲十人皆署官爵爲輔佐章聞齊井石牛事下郎日昏時衣黃衣持匱至高廟以付僕射僕射以聞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嬗音禪莽既僭位欲改太后漢家舊號易其璽綬恐不見聽而莽疎屬王諫欲諂莽上書言皇天廢去漢而命立新室太皇太后不宜稱尊號當隨廢漢奉天命莽乃車駕至東宮親以其書白太后太后曰此言是也恚懟之辭也莽因曰此誖德之臣也誖乖也音布內切罪當誅於是冠軍張永獻符命銅

璧文言太皇太后當爲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銅璧如璧形銅爲之也莽乃下詔曰予視群公咸曰休哉視讀曰示休美也其文字非刻非畫厥性自然予伏念皇天命予爲子更命太皇太后爲新室文母皇太后協于新室故交代之際信于漢氏哀帝之代世傳行詔籌爲西王母共共之祥共音居用切當爲歷代爲母昭然著明予抵畏天命敢不欽承謹以今月吉日親率群公詣侯卿士奉上皇太后璽紱此紱謂璽之組也以當順天心光于四海焉太后聽許莽於是鴆殺王諫而封張永爲貢符子二年十一月立國將軍孫建奏西域將欽上言九月辛

巳戊巳較尉史陳良終帶共賊殺較剟刁護（刁音貂）劫畧吏士自稱廢漢大將軍亡入匈奴又今月癸酉不知何日男子遮臣建車前白稱漢氏劉子輿成帝下妻子也（下妻猶言小妻）劉氏當復（復音扶福反）趣空宮（趣讀曰促）收繫男子即長安姓武字仲皆逆天違命大逆無道請論仲及陳良等親屬當坐者奏可漢氏高皇帝比著戒云罷吏卒爲賓食（比頻也言高帝頻戒云勿使吏卒宗漢廟欲爲寄食之賓于王氏廟）蓋誠欲承天心全子孫也其宗廟不當在長安城中太諸劉爲諸侯者當與漢俱廢陛下至仁久未定前故安衆侯劉崇徐卿侯劉快陵鄉侯劉曾（楚思王子）扶恩侯劉賁等更聚衆謀反（更音二衡切）今狂狡之虜或妄自稱亡漢將軍或稱成帝子子輿至犯夷滅連未止者此聖恩不蚤絕其萌芽故也臣愚以爲漢高皇帝爲新室賓享食明堂成帝異姓之兄弟平帝婿也皆不宜復入其廟元帝與皇太后爲體（言夫婦一體）聖恩所隆禮亦宜之臣請漢氏諸廟在京師者皆罷諸劉爲諸侯者以戶多少就五等之差其爲吏者皆罷待除於家（罷黜其職各使退歸而言在家待遷除）上當天心稱高皇帝神靈（稱音尺朶切）塞狂狡之萌莽曰可嘉新公國師以符命爲予四輔明德侯劉龔率禮侯劉嘉等凡三十二人皆知

天命或獻天符或貢呂言（呂當也）或捕告反虜厥功茂
焉諸劉與三十二人同宗共祖者勿罷賜姓曰王惟
國師以女配莽子故不賜姓改定安太后號曰黃皇
室主絕之於漢也是時爭爲符命封侯其不爲者相
戲曰獨無天帝除書乎司命陳崇白莽曰此開姦臣
作福之路而亂天命宜絕其原莽亦厭之遂使尚書
大夫趙竝驗治罪五威將率所班皆下獄初甄豐劉
歆王舜爲莽腹心倡導在位（倡音赤上切）褒揚功德安漢
宰衡之號及封莽冊爾兩子兄子皆豐等所共謀而
豐舜歆亦受其賜竝富貴矣非復欲令莽居攝也居

攝之萌出於泉陵侯劉慶前煇光謝嚚長安令田終
術莽羽翼已成意欲稱攝豐等承順其意莽輒復封
舜歆兩子及豐等爵位已盛心意既滿又實畏漢宗
室天下豪傑而疏遠欲進者竝詐稱符命莽遂據以
即眞舜歆內懼而已豐素剛彊莽覺其不說（說讀曰悅）故
徙大阿右拂大司空豐託符命文爲更始將軍（拂讀曰弼）
與賣餅兒王盛同列豐父子默默時子尋爲侍中京
兆大尹茂德侯即作符命新室當分陝立二伯（分陝者欲依周公君公故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陝即今陝州是其地北伯長也陝音式冊切）
以豐爲右伯太傅中晏爲左伯如周召故事莽即從

之豐當述職西出未行尋復作符命言故漢氏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尋之妻莽以詐立心疑大臣怨謗欲震威以懼下因是發怒曰黃皇室主天下毋此何謂也收捕尋尋亡豐自殺尋隨方士入華山歲餘捕得辭連國師公歆子侍中東通靈將五司大夫隆威侯棻棻弟右曹長水較尉伐虜侯泳大司空邑弟左關將軍堂威侯奇及歆門人侍中騎都尉丁隆等牽引公卿黨親列侯以下死者數百人尋手理有天子字莽解其臂入視之曰此一天子也或曰一六子也六者戮也明尋父子當戮死也乃流棻于幽州放尋於三危殛隆于羽山（效舜之罰共工等也殛誅亡音居力切）皆驛車載其屍傳致天鳳三年長平館西岸摧邕涇水不流毀而北行（邕讀曰雍）遣大司空王邑行視（行音下更切）還奏狀群臣上壽以爲河圖所謂以土填水（填讀與鎮同）匈奴滅亡之祥也乃遣弁州牧宋引游擊都尉任萌等將兵擊匈奴至邊止屯是年王路朱鳥門鳴晝夜不絕崔發等曰虞帝闢四門通四聰（虞書敘舜之德也闢四門明四目幸四聰故引之）門鳴者明當脩先聖之禮招四方之士也於是令群臣皆賀所舉四行從朱鳥門入而對策焉五年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一曰維

祉冠存已夏處南山藏薄氷祉福祚也冠存已卻襲代也夏處南山就陰原也藏薄氷亦以除暑也二口肅聖寶繼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三日德封昌圖自言以德見封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又宗舅呂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屬爲皇孫爵爲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親毋將將而誅焉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宗本名會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號賜謚爲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同者宗所封一同之地宗姊妨爲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口

事發覺莽使中嘗侍甍憚責問妨甍音當又音徒蓋切并以責興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巡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乃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冕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六年博募天下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渡水不用舟檝檝所以刺舟也音集其字從木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不饑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鳥翮爲

兩翼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細飛數百步隨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爲理軍賜以車馬待發是歲夙夜連率競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舟曰欲奮擊胡虜自謂臣毋霸出於蓬萊東南五城西北昭如海瀕（昭如海名也瀕音頻又音賓）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天下博意欲以風莽諷言毋得慕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所新豐（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臣毋氏謂因文毋太后而霸王莽也（莽字巨君君言文毋出此人使我至霸王）徵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地皇二年中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繒立民毋又曰黃帝以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五人分行天下（行音下更叶）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時臨淮瓜田儀等爲盜賊依阻會稽長州（姓瓜田名儀長州之麓）琅邪女子呂母亦起初呂母子爲縣吏爲宰所免殺宰（縣令也）母散家財以酤酒賞兵弩（酤音姑）陰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數萬莽遣

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轉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鐵挾銅姦吏因以愁民窮悉起爲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連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

後漢劉揚光武建武二年造作讖記云赤九之後瘿揚爲主漢以火德故云赤也光武於高祖九代孫故云九揚病瘿欲以惑衆與緜曼賊交通緜曼地名屬眞定國遣前將軍耿純誅之

張豐爲涿郡太守建武三年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命征虜將軍祭遵等擊之遵急攻豐豐功曹孟衣執豐降衣音公引切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爲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右有玉璽遵爲推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所恨

宮崇琅邪人順帝時崇詣闕上其師于吉于曲陽泉水上所得神書百七十卷皆縹白素朱介青首朱目號太平清領書今閏州有曲陽山神溪水定州有曲陽山神溪水海州有曲陽城北有羽漂水壽州有曲陽城又有北溪水而于吉宮崇並琅邪人蓋海州曲陽是也縹青白也素縑也以朱爲介道首標也目題目也太平經曰吾書中善者悉使青下而丹白合乎吾之道乃丹青之信也青者生仁而有心赤者太陽火之正色也于吉先寓居東方來吳會立精舍燒香讀道書制作符水以療病吳會人多

事之孫策嘗于郡城樓上請會賓客吉乃盛服趨度門下諸將賓客三分之二下樓拜之掌客者禁之不能止策即令收之胃事之者悉使婦女入見策世請之母謂策曰于先生亦助軍作福醫護將士不可殺之策曰昔南陽張津爲交州刺史前聖典訓廢漢家法律嘗著絳柏頭鼓琴焚香讀邪俗道書云以助化卒爲蠻夷所殺此甚無益諸君但未悟耳今此子已在鬼録勿復費紙筆也即催斬之縣晉于市諸事之者尚不謂其死而云尸解焉復祭祀求福

其言以陰陽五行爲家而多巫覡雜語

大平經曰天失陰陽則亂其道地失陰陽則亂其財人失陰陽則絶其後君臣失陰陽則其道不理五行四時失陰陽則爲災今天垂象爲人法故當承頌之也又曰天上有嘗神聖要語時下授人以言用使神吏應氣而往來也人衆得之謂神咒也咒百中十其咒有可使神爲除災疾用之所向無不愈也

有司奏崇所上妖妄不經乃收藏之後張角頗有其書焉

張角鉅鹿人靈帝時角自稱大賢良師（良或作郎）奉事黃老道畜養弟子跪拜晉過（晉音式受切）符水呪說以療病者頗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於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轉相誑惑十餘年間衆徒數十萬連結郡國自青徐幽冀荆楊兗豫八州之人莫不畢應遂置三十六萬方猶將軍號也大方萬餘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帥訛言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書京城寺門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馬元義等先收楊荆數萬人期會發於鄴元義數往來京師以中嘗侍封諝徐奉等

爲內應約以三月五日內外俱起未及作亂而張角弟子濟南唐周上書告之於是車裂元義於雒陽靈帝以周章下三公司隸使鉤盾令周斌將三府掾屬按驗宮省直衛及百姓有事角道者誅殺千餘人推考冀州逐捕角等知事已露晨夜馳勑諸方一時俱起皆着黃巾爲標幟（幟音尺志切又音試）時人謂之黃巾亦名爲蛾賊（蛾音魚騎切即蟻字也論賊衆多故以爲名）殺人以祠天角稱天公將軍角弟寶稱地公將軍寶弟梁稱人公將軍所在燔燒官府刼掠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嚮應京師震動

張魯漢中人祖父陵順帝時客于蜀學道鶴山中（山在今益州晉原縣西）造作符書以惑百姓受其道者輒出米五斗故謂之米賊陵傳子衡衡傳于魯魯遂自號師君其來學者初名爲鬼卒後號祭酒各領部衆衆多者名曰理皆振以誠信不聽欺妄有病但令管過而已（文抵與黃巾相似音音式救切）諸祭酒各起義舍于路同之亭傳（傳音陵戀切）縣置米肉以給行旅食者量腹取足過多則鬼能病之犯法者先加三原（原免也）然後行刑不置長吏以祭酒爲理民夷信向（靈帝光和中東方張角爲大平道漢中張修爲五斗米道大平道者師持九節杖爲符呪教病人叩頭思過因以符水飲之得病或月淺而愈者則云此人信道其

或不愈則云不信道脩法畧與角同加施盡室使病者處其中思過又使人爲姦令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習號爲姦令爲鬼使主爲病者請禱請禱之法書病人姓名說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着山上其一埀之地其一沈之水調之三官手書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爲嘗故號曰五斗米師實無益於治病但爲淫妄然小人昏愚競共事之後角被誅修亦妄及魯在漢中因其民信行修業遂增飾之教使作義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隱有小過者當治道百步則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役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

王凝之爲會稽內史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僚佐請爲之備凝之不從方入靜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許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爲孫恩所害

殷仲堪爲荊州刺史桓玄率兵入討仲堪諸將皆敗仲堪出降鄧爲玄兵所獲逼令自殺仲堪少奉天師道及玄來攻猶勤請禱

南齊周山圖武帝時爲竟陵王鎮北司馬帶南平昌太守時義鄉縣長風廟神姓鄧先經爲縣令死遂發靈山圖啓請加神位輔國將軍荅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階級爲

杜京產吳錢唐人祖運爲劉毅衛軍參軍父道鞠州從事世傳五斗米道至京產及子栖

龔玄宣始安郡民也玄宣云神人與其玉印玉版書

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襲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守敬事之及裴昭明爲始安內史付獄治罪

後魏李肅字彥邕爲員外嘗侍初誕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嘗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昇之處爲紹求福故紹愛之

司馬休符徐州妖人休符自稱晉王扇惑百姓刺史劉元遣將追斬之

北齊薛榮宗後主時爲開府榮宗嘗自云能使鬼及用兵之逼言於後主曰臣已發角律明月將大兵在前去帝信之經古塚榮宗謂舍人先行恭是誰家塚

行恭戲之曰郭林宗後問林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蒙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從塚出着大帽穿皂靴撞馬鞭問臣我何貞李催性喜鬼怪左道之術嘗有道人及女巫歌謳擊鼓下神祭六丁符訣厭勝之具無所不爲又于朝廷省門外爲董卓作神坐數以牛羊祠之天子使左中郎將李圖持節拜催爲大司馬在三公之右催自以爲得鬼神之助拜厚賜諸巫

晉趙王倫與孫秀竝惑巫鬼聽奴郭之讒秀使牙門趙奉詐爲宣帝神語命倫篡入西宮又言宣帝于北

芒爲趙王佐助於是別立宣帝廟于芒山謂逆謀可成倫既僭即帝位時三王起兵倫使楊珍晝夜詣宣帝位廟祈請輒言宣帝謝陛下某日當破賊拜道士胡沃爲太平將軍以招福祐秀家日爲淫祀作厭勝之文使巫祝選擇戰日又令近親于嵩山着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神仙書述倫祚長久以惑衆

李脫明帝時人爲道士脫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業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徙灊山云應讖雷王大寧二年斬于建康市

孫泰字敬遠世奉五斗米道師事錢唐杜子恭有秘術嘗就人借瓜刀其主求之子恭曰當即相還耳既而刀主行至嘉興有魚躍入船中破魚得瓜刀其爲神效往往如此子恭死泰傳其術肰浮狡有小才誑誘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財產進子女以祈福慶王珣言于會稽王道子流之于廣州廣州刺史王懷之以泰行鬱林太守南越亦歸之太子少傅王雅先與泰善言於孝武帝以泰知養性之方因召還道子以爲徐州主簿猶以妖術眩惑士庶

隋獨孤陁獻皇后弟爲延州刺史性好左道其外祖

母高氏先事猫鬼已殺其舅郭沙羅因轉入其家高祖徵闕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視之皆曰此猫鬼疾帝以陳后之異母第陳婁楊素之異母妹繇是忌陳所爲陰命其兄左監門郎將稽以情喻之帝又嘗左右謂陳陳言無有帝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帝令左僕射高熲納言蘇威太理正皇甫孝緒太理丞楊遠等雜按之陳嬖徐阿尼言本從阿母家來嘗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于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陳書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陳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阿尼便呪之居數日猫鬼向素家後帝初從幷州還陳于園中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拽者云猫鬼已至帝以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鬽人與殺其人可以絕矣帝令犢車載陳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陳弟司勳侍整請闕求哀於是免陳死除名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帝以爲

祆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施未幾而卒

宋子賢唐縣人子賢善爲幻術每夜樓上有光明能變作佛形自稱彌勒出世又懸大鏡於堂上紙素上畫爲蛇爲獸及有人來禮者轉側其鏡遣觀生形儀或映見紙上蛇形者賢輒告云此罪業者當更禮念之又令禮謁乃轉人形示之遠近惑信日數百千人遂潛謀作亂大業九季煬帝在高陽子賢將爲無遮佛會因舉兵欲襲擊乘輿事泄鷹揚郎將以兵捕之夜至其所遶其所居但見火坑兵不敢進將曰此地素無坑止妖妄耳及進無復火矣遂擒斬并坐其黨與千餘家

向海明桑門人也大業中於扶風自稱彌勒佛出世潛謀逆亂人有歸心者輒獲吉夢繇是人皆惑之三輔之士翕然稱爲大聖因舉兵及衆至數萬官軍擊破之

總錄部一百七十二

妖妄第二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唐崔履行者北齊尚書僕射暹之孫也頗有才辯自言道術隋煬帝嘗令鍊丹於王母祠履行妻爻麴稜爲巢州刺史竇建德攻之履行在稜所因白稜曰城守多年士卒疲弊若其驟戰彌致死傷此自弱之道

也今有禳敵之術不假遺鏃之費而賊自殺願効之於使君稜初不許而惑其詭辯卒從之履行遣俾守者皆坐不得妄戰因令衆曰賊若乘城愼勿懼我必令賊自縛也既而履行於星月之下設壇章醮身衣縗絰杖笘登北樓慟哭又令婦人外屋西向振裾賊攻之急俄而城隅履行哭由不輟

志覺大原人爲汝門死經十日而蕩言多妖妄謂總管李仲文曰公五色光見有金狗自衛仲文荅曰關中十五已上並事洛陽亢旱不雨穀食騰涌天意人事表裏可知若爲計令其時也高祖固疑之及唐儉使太原又言於高祖曰仲文信惑妖邪自謂應讖及言龍附已郎於汾州置龍游府又娶陶氏之女以應桃李之歌高祖追仲文赴朝以罪伏誅李孝常隋兵部尚書圓通之子高祖時爲利州都督每以細徼爲務太宗嗣位表請入朝因留京師其子義宗坐趙盜被誅因此怨望與劉德裕等陰圖不軌其子義立謂其友人蔡惲曰我常從齊王遊徼與王相失道傍見一老母眉髮皓然我問王所在荅曰汝郎王也因忽不見鄠縣丞李延曰往於太和谷得一石其狀如龜外有季圓鄠中有常字又新錢文曰開元通寶此郎

圓通之子孝常之符命也有劉文贊者又言衛元高詩云天道自常此則孝常之讖矣德裕乃與孝常之甥統軍元弘善及監門將軍長孫業謀以入直之夜勒兵以起大事尊李孝常爲帝德裕武德初自洛陽歸國爲秦王府庫直騎歷護軍太子左內率遷爲將軍與孝常通謀克日將反其子孝本又謂賀婁善積曰我父好酒豁達有漢高之風手握禁兵而左驍衛太將軍劉弘基右騎衛大將軍長孫順德郎將元律城門郎韋元整等深親善今起大事嘯命必成不宜屈於人下劉文贊亦獎成其事德裕曰我生日有異當汝請又大業初童謠之則是劉不決則爲李但[illegible]曰白楊樹下一池水決之後明知李氏以後天下[illegible]在未決之前劉居已決命耳後謀洩及其黨與皆伏歸我家當決之順天之誅死者十二人

公孫嘗河東人也自言好養生能黃白之術遂徧歷卿相之門時衛州人劉道安自云頭有肉角隱見不常誑惑州人多信附遂授官建號期於貞觀二十年二月舉兵反嘗亦通知其謀事猶未發會十九年正月大宗以他事召嘗嘗懼罪而自殺嘗第節因告其事道安等十餘人皆伏誅

那羅邇娑婆寐帝那伏國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長史王玄策破帝那伏國得之自言壽三百歲云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深加禮敬館之金飈門內遣延年之藥令兵部尚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稱數又遣使往娑羅門諸國以求藥物有藥名畔茶佉水出山中石臼內有七鍾色或熱或冷能消艸木金鐵人手入水即銷爛若欲取之以駱駝髑髏沉於石臼以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處即有石柱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出此水者即死又有藥名咀賴蘿在高山石崖腹有石孔孔前有一小樹其葉青錄狀如黎杏石孔中有大毒蛇守之人不得到欲取此樹爲藥以大方頭箭射取枝葉葉下便有鳥鳥御將飛去即以衆箭射鳥而取其葉詭異之事類多如此徒延歲月術卒不就後放之還其本土竟不去終死於長安

段方謙金城人太極初昇太極殿登御床自稱天子呼宿衛兵士令稱萬歲有司固請誅之睿宗以爲風狂特免死流嶺表

劉誡之太極初與盧千仞及太嘗博士靳翰太僕署令李奐通謀以誡之有尺分預爲結託曰靳翰爲今

之子房千仞謂長安縣尉常彥偉曰代有眞人足下不欲一見乎彥偉佯許之定日過焉遂報其父左羽林將軍元楷奏降中使於元楷宅房中彥偉延入與說使者具錄以聞及其黨胡太宰出入玉門妖惑衆庶事發並同日就戮

王懷古玄宗開元初謂人曰釋迦牟尼佛末更有新佛出李家欲末劉家欲興今各當有黑雪下具州合出銀城勑下諸道按察使捕而戮之懷照蒲州大雲寺僧也嘗建石碑云我母夢日入懷而生因名懷照開元七年或告于郡刺史李尚隱以聞下州訊其狀懷照曰偶然愚意用副已名慮其疑誤已改作王照時有詞客馮待徵爲其文張待聘勒其字待聘皆與懷照詞同尚隱奏曰老僧愚駑誠不足教夢日之狀稍涉妖訛勑曰懷照訛言信無憑據量其情狀終合徵懲宜遣播州安置到彼勿許東西馮待徵等事已經恩赦特從釋放

姚閎者宰相元崇孫也左相牛仙客初爲朔方軍使閎爲判官及知政事閎累遷侍御史自云能通鬼道預知休咎仙客頗信惑之及疾甚閎請爲仙客祈禱在其門下遂逼仙客令作遺表薦閎叔尚書右丞奕

及兵部侍郎盧渙堪代巳閣爲起草仙客既時危殆
署字不成其妻因中使來吊以其表上玄宗覽而怒
之左遷奕爲永陽太守盧渙爲臨淄太守賜閻死
王與開元末爲太嘗博士每行祠禱或焚紙錢禳祈
福祐近於巫覡乾元中累至中書侍郎平章事肅宗
嘗不豫大卜崇在山川與乃遣女巫分行天下祈祭
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乘傳而行後轉太子少師卒與
以妖妄孜位將相以左道進者往往有之李泌德宗
朝爲相頗有讀氫之風而好談神仙鬼道或云嘗與
赤松子王喬安期羨門遊處故爲代所輕雖詭道求
容不爲時君所重

李廣弘小字軟奴自稱爲山僧或詐云王孫因逕原
兵叛奔至邠州爲僧自稱見五嶽四瀆神言爲天子
令今年九月寇及五月與其黨王昌皆至京師有董
昌者導廣弘舍於資敬寺尼智因董昌又令妖人唐
翬言廣弘當大貴翬又誘射生將韓欽緒李政諫南
珍霞及神策將魏循李倏前趨州參軍李昉明經陸
降於廣弘所皆行君臣之禮各有署置廣弘通於智
因許以爲妃又云嶽瀆爲我擇十月庚寅舉行
魏循李倏上變令中官捕之三司覆驗連坐死者數

百人

張洪撫州人也憲宗元和四年洪乘牛備冠褒古服
詣光順門獻書以無可取遣之

梁叔高者妖人也元和九年自廣州來投書于史部
侍郎楊於陵使爲已輔於陵執以告勅京兆府杖殺
之

柳泌本姓楊名仁晝少習方術憲宗末年銳於服餌
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鎛與鄂節度李道古薦
泌及僧大通等皆待詔翰林泌動多詐自言能致雲
藥并黃白術憲宗頗奇之因盛言天台多靈草群仙
所會臣嘗知之而力不能致願假郡縣之權以求之
憲宗以爲然乃授台州刺史賜服金紫咸諫曰方士
不當假以州郡之政憲宗怒曰煩一郡之力而致神
仙不死之事臣下於吾何惜焉卤是不敢復言泌到
州馳吏人於山谷間聲言採藥鞭撻愁急歲餘一無
所得懼詐發獲罪遂挈其家潛入山谷本道觀察使
捕之送京師鎛與道古保明其能又詔翰林院憲
宗服泌藥日以躁渴竟爲所誤太通自云年一百五
十歲有不效藥穆宗即位詔曰山人柳泌輒懷左道
上惑先朝罔求牧人貴欲疑衆自知虛誕仍棄渡逃

僧大通醫方不精藥術皆妄既延禍覺俱是奸邪邪國罔有常刑人臣所宜共棄宜並付京兆府決痛杖一頓處配翰林醫官董弘景程準山人李元戩田佐元金流嶺表初柳泌繫於京兆府吏人或問曰何苦虛詐如此泌曰皆道古教我且令我言四百歲時人或謂將死必自能隱化及解衣就行訖無他異唯炙灼之痕淡體而已

田佐元鳳儀虢縣人亦自言有奇術能變兎礪爲黃金自白衣授本縣令其餘皆遞相薦引罔上惑衆

歙歙景公寺僧也穆宗長慶二年以妖言惑衆下伏

丙鞫之多引中人無驗竟杖殺之其坐死者數人

張良自言舉進士敬宗寶曆二年以造妖言付京兆府杖殺之良不知其所從來先是假託神人於絹上朱書論朝廷事及勸帝東幸令家僮夜請中尉劉弘規門校之門人即時擒獲按驗以迷妄伏罪

周息元浙西隱士也寶曆二年八月徵至闕息元上言識張果葉靜能有詔命畫工李士昉就問其狀而寫之息元居淮浙間自號數百歲其實一嘗人也及是又多虛誕蠱惑之說人頗非之

高駢爲淮南節度使有呂用之張守一諸葛殷者皆

江吳醫祝之輩咸昇之劇職寘于左右用之曾言於駢曰神仙好樓居因於公守之比跨河起迎仙樓書夜斤斧相續半歲方成所費巨萬竟未登遊又起延和閣高八十尺綺窓綉戶飾以珠金每焚香于上祈王母之降呂用之曰磻溪真君守一曰赤松子殷曰曷將軍復有姓蕭者謂之曰秦穆公附馬其妖誕率多此類用之又曰玄眞上聖要降非難所患者學道之人淫穢未斷或神狎近俗輩接對凡人則眞氣有虧靈貺遂絕駢乃謝絕人事寂然而已賓僚將吏無復偶其面有不得已而見者則使其人沐浴齋戒而復得見致拜而已罕得交言繇是內外隔絕政事巨細一委用之守一副使李琯觀察轉運判官顧雲盧說愛將梁纘猶子傑皆相屬以目不敢指諫後怪異數見駢忽忽不安竟爲畢師鐸所殺

呂用之者鄱陽人性桀黠畧知文字事九華山道士牛弘徽求驅役考召之術弘徽死乃客于廣陵褚巾布褐用符藥以給衣食及丞相劉鄴節制淮海有以蠱道寘於灋者用之懼南適江浙時高駢鎮京口求不死之術乃謁焉會駢有愛將俞公楚薦之尋欲署以文職用之乞居牙校駢因試其能左右附成其僞

駢既篤信丹竈之外訪以時事用之悉能苟合矯順
駢遂委使先是駢之舊將有譖俞公楚姚歸禮用之
悉排斥散地駢遂孤立大逞仙書神物左右群小咸
用之所樹由是賄賂公行條章日費用之又請募軍
二萬人爲左右鎮鄆軍以總之起第千餘間出則肩
輿小駟馳毀蔽路入則姬侍百餘輩皆廣陵極色又
建樓百尺目曰占星欲遍窺城中慮有權兵圖已者
或連日宴聚箕斂市肆留三司綱運半歸其家凡欲
奪人資産掠人妻妾則以利祿誘其親者使告之不
法捕入鍛鍊委曲以成其獄亦有以金帛免其斬絞
號曰贖命駢覽其文簿皆唯稱其能姚歸禮怒用
之欲手刃焉會用之宿於倡樓居禮縱火焚其隣舍
用之覺易服而遁火遂熾千餘家不止時僖宗中和
三年三月也歸禮與俞公楚尋爲用之所圖駢有從
子前左驍騎大將軍濮會疏用之罪二十餘幅其畧
曰呂用之誑惑尊德塗炭生靈奸僞之名遠近譁沸
内則以神仙之事苟媚一時外則行節制之權取怨
百姓大將則畏宛不說從事則尸祿求容荏苒數年
寖成大蠹則克邪以露羽翼將成若不誅之恐高氏
勳庸一旦爲此所累因嗚咽流涕駢謂曰爾醉邪風

狂耶遽命扶出後爲用之所搆竟斃之驎每召用之則書一雲字點畫之間客有辨認言必相字未嘗以名光啓初襄王僞授用之廣南制置使開幕建平以擬于驎號曰二府凡驎之將吏用之逼令歸已驎自此稍悟其事然牙蘗以成不能奪其權及畢師鐸舉吳衆不滿千人用之據强兵數萬畧無他籌而半月下其城遂至宵遁後與楊行密相遇於天長因語之曰用之有白金五萬鋌瘞于所居廡下寇平之後願備公一醉之直及師鐸遁用之後其家月餘天長之約寢而不言至是行密欲問其衆用之在側忽顧之曰公在西寨時許與此輩銀今日何負心也用之未及對率下令軍吏械而鞫之凡述百餘罪其一曰用之取今年中元夜請高公於用之私第建黃籙齋因入靜之時密殺之僞云上昇此際便令諸軍率百姓扶用之領杨州節制其寃狡之性率多如此是日斬之懸首于市

諸葛殷者鄱陽人也初呂用之獲寵于高駢殷以訪於廣陵以左道求薦于駢用之時謂駢曰王皇以公久爲人臣慮慶政獲譴子爲君輟一靈仙爲道中羽翼若其至也公善待之欲其不去可以人間優職

縻之異日駢既見殷鬼態祆姿辨詐不能測遂謂曰道家葛將軍每從容於盃酒間云可以坐召鬼神立變寒暑矣尋以牢盆之職縻之所入巨萬時有大賈周師儒者所居多花木樓榭之勝爲廣陵甲第殷欲之一日謂駢曰此城當有妖起非水旱兵戈之可比也駢曰爲之禁何殷曰當就其下起壇以靈官鎮之即指師儒之第遽命軍吏駈出其家使殷居之殷手足先有風疽駢性嚴潔每相對促席膿血霑汚左右或以爲言駢曰吾聞神仙多以此試人飲啗曾無難色駢從子傑嘗謂人曰爭知此不是吾滅族寃家襄王時僞授檢較御史中丞殷嘗謂人曰男子患不得志當以富貴自奉人生寧有兩重死耶及用之敗師鐸獲之杖下馬橋絞而未死會師鐸母肩輿通其法官掌刑者扶以避之殷蘓於橋下及師鐸母過決之如初方死焉至是殷乃有兩重之死既死人皆挑其目斷其舌張守一扶陽田里人自言能變易五金以溺好利者呂用之薦于節度使高駢駢每以眞仙遇之中和末用之忽謂駢曰適得上仙書宰執間有陰圖令公者使一刺客來今夕當至駢時與鄭畋不足既聞其言驚失匕筯因問計於用之曰張先生年少

時嘗學此術駢乃告守一守一曰老夫久不爲之勉力爲公乃令駢衣婦人之服匿于深室守一至夜分擲一銅鐵器于軒砌之上鏗然有聲遂于皮囊中出彘血灑之如格鬬之處及旦謂駢曰幾輸此人駢乃泣謝輦金玉以酬之光啓中襄王僞授守一郡守師鐸據城請合太還丹至行密入殺之由是覆高氏之黨者盡矣

後唐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物力雄富志渤驕縱師道士王若訥修長生之法乃於州西大安山營造臺觀極其雕麗聚美婦人爲黃帝房中之法又慮四隣侵寇幽州城陷且曰吾居此山四面絕壁以百士守門萬夫不能進乃圖無窮之計號令九州禁使銅錢自以膠和墐土爲泥丸令九州行使其銅錢峻法賦歛鑿大安山爲石穴以藏之其數百萬每藏畢即殺匠石以滅口自仁恭父子敗後往往有上言者知錢處所皆無所得

劉唐鄴都妖人莊宗同光三年八月鄴都張憲奏唐爲河漲上龍興寺幡竿請捨身時鄴都御河溢岸高四尺傾都功役夾河爲堤以防水注瀲灩將溢人心危恐初有書生陳禳水法請於上流爲絺屋人物馬

牛五萬投于河流殺牲以祀府尹訊之此法何從出對曰出子新意命笞之既而妖人復登幡竿聚衆數千云予若不以軀命救衆生今夜其爲魚乎居民咸恐駭悲滯軍虞候孫岳聞之令人圖佛竿謂之曰爾必能捨身救人即投于竿下妖人既見衆散徘徊祈哀命下之轅背投于流翌日水減三尺

楊千即魏州賤民自言傳墨子術於婦翁能役使陰物幗下召食物菓實之類又滿必勝人有掌握之物以法必取又說鍊丹乾汞易人形破裹鏑或云可驗初在鄴都貴要間皆神奇之白於莊宗甚蒙待遇官至檢校尚書即賜紫其妻出入宮掖頗承恩寵人士有憑之而仕官者及在洛陽輕薄少季累與之遊皇第存又存渥元行欽當朋滿於家同光四年存又伏誅千即亦被其禍

李應之定州人節度使王處直信應之閥白丁於管內別置新軍起第於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較相慮變在朝夕言即先罷其禍會燕師假道伏甲於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較因引軍以圖其第應之死於亂兵咸云不見其屍

僧誠惠不知何時人幼於五臺山出家能修戒律稱

會皮骨三命人初歸向聲名漸遠四方供饋不遠千里而至者衆矣自云能役使毒龍可致風雨其徒號曰降龍大師天祐十八年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惠謂人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驚之耳由是氣燄彌盛人多畏之同光初鄴下權貴皆拜之樞密郭崇韜初欲不拜即慮其謗已乃因御前見之故得免私禮三年京師旱莊宗迎至雒下親拜之六宮參禮士庶瞻仰謂朝夕可致甘澤禱祝數旬略無徵應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祈雨無徵將加焚燎焉誠惠聞之懼道潛去至其寺懸恚而終天成中其徒弟遷果等建塔乞請名謚於朝賜號法雨大師慈雲之塔

解元龜道士以明宗天成三年三月自西川至見於便殿稱年一百一歲進詩以歌王化元龜上表乞西都留守兼四川制置使要修西京宮闕帝謂侍臣曰此人老耄自遠來北朝別有異見反爲身名甚堪笑也賜號知白先生賜放西歸又四年正月有僧於相國寺示幼惑衆云頭上出舍利康義誠按其僞狀命戮於寺前

周趙應爲常城鎮將廣順三年五月開封府上言應與僧智欽鎮氏陳光濟二十人同謀發塚掘井妄稱

羅漢聖小誑惑閭閻希求財物逐人勘責金招妖妄其錢各入已分張贓匿勑趙應智欽陳光濟三人處妖連坐郭延貴等十七人並決杖配蔡河務收管

孫方諫爲定州節度先是州北二百里有狼山山上有堡邊人賴之以避戎虜之患申置佛舍有孫氏尼者主其事以香火之教聚其流俗遠近村民多歸之徒衆甚盛人亦異之尼死其徒聲言其屍不壞因覆以衣衿瞻禮信奉有同其生方諫即其宗人也嗣行其道舉族不食葷茹其黨推之爲皆主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録部　一百七十三

不忠　不孝　不睦

不忠

古人有言曰竭身命以徇國經夷險而一節者忠臣也若乃三精露昏四海波蕩乃有體被組綬世隆寵渥靡排宛以立操翻謀身而敗名或當難而逃歸或

臨危而不救締交于凶虐之伍阿旨于權倖之門以至懷貳受節挾私謀事草板檄以內毀畫計策而反攻蓋廢三綱之正道使百代之可誅豈獨人神之所棄今古共耻者也書之于策可以爲訓

右宰穀衛大夫也衛侯出奔齊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以其從君故欲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言初從軍非說之不獲已耳余狐裘而羔袖言一身盡善雅少其惡喻也雖从君出其罪不多乃赦之

桓子爲陳司馬鄭子產子展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欲逃塚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陳之司馬曰將巡城不欲載公以巡城辭

伯嚭爲吳太宰吳伐越敗之扶桃太湖中桃山也越王勾踐使大夫種因嚭而行成行成求成也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不聽聽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後越王滅吳誅嚭以爲不忠

漢李緒武帝時爲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李陵上其後漢遣使使匈奴李陵謂使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于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陵痛其家以緒而誅使人刺殺緒

盧賀封亞夫侯武帝征和二年坐受衛太子節掠死
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擬有反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晉何曾初仕魏爲司隸時曹爽專權宣帝稱疾曾亦謝病爽誅乃起視事魏帝之廢也曾預其謀焉

王沉初仕魏爲侍中高貴鄉公甚見委重及高貴鄉公將攻文帝召沉及王業告之沉業馳白帝以功封安平侯邑二千戶沉既不忘于主甚爲衆論所非

郗超爲桓恭將軍父愔在北府徐州人多勁悍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素闇于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修復園陵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疾甚

王廙爲左衛將軍及從兄敦搆禍元帝遣廙喻敦既不能諫其悖逆乃爲敦所留受任助亂敦得志以廙爲平南將軍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

謝澹安之孫也封柴桑侯澹少歷顯位桓玄篡位以澹兼太尉與王謐俱齎冊到古孰後恭帝元熙中爲光祿大夫復兼太保持節奏冊禪宋

宋沈懷明爲輔國將軍明帝時爲潯陽內史行江州事鄧琬挾晉安王子勛爲亂懷明與申謙之杜幼文劉亮率軍討之命豫州刺史劉胡拒子勛于赭圻帝

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帥以下申謙之杜幼文因此求黃門即懷明與劉亮求中書郎建安王體仁即使褚淵擬選帝不許曰忠臣狗國不謀其報臨難以干朝典當爲臣下之節耶

後魏高欽字希叔頗有文學莫折念生之反也欽隨元志西討志敗爲賊所擒念生以爲黃門郎

北齊斛律孝卿爲侍中典機密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勸後主作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瀘州孝卿便詣鄴城歸于周武帝仍從入長安授納言上上

隋郭衍初仕後周爲上柱國密勸高祖殺周室諸王早行禪代由是大被親幸福嗣爲內史舍人後以罪出煬帝大業中楊玄感之亂以兵逼東都福嗣從衛玄戰于城北軍敗爲玄感所擒令作文檄詞甚不遜尋背玄感還東都帝衔之不已車裂于高陽

裴矩爲黃門侍郎大業末從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反矩晨起將朝至坊門遇逆黨數人控矩馬詰孟景所賊皆曰不關裴黃門既而化及從百餘騎至矩迎拜化及及慰之諭令矩參定儀注推秦王子浩爲帝以

矩爲侍中隨化及至河北及僖卽位以矩爲尚書右
僕射加光祿大夫封燕國公

薛德音大業末爲著作郎及越王侗稱制東都王克
之僭號也車書羽檄皆出其手王克平以罪伏誅

唐張均爲太理卿均弟垍爲太常卿祿山之亂玄宗
幸蜀次咸陽謂高力士曰會皇離京朝官不知所詣
今日誰當至此力士曰張垍兄弟世受國恩又連戚
屬必當先至是日房琯至帝因問均垍曰臣離京師
亦過其舍比約同行均報臣云已於城南取馬觀其
趣向來意不切旣而均弟兄果受祿山僞命

薛兢爲武功令玄宗幸蜀兢見于路隅帝謂之曰卿
飭裝便隨朕行兢俯伏不對帝曰不願行亦聽卿且
好養人及賊至京師兢受僞官頗失臣節王師收京
城兢伏誅

後唐蕭遘唐末爲禮部尚書阿諛善事順苟容以希
進取昭宗自秦還洛也朱溫克勢日滋唐室舊臣陰
懷王室之憤名族之冑往往有遺禍不事逆溫者唯
遘希旨傳會朱溫之失律江西也屯于壽春要少帝
欲授九錫朝臣或議是非循揚言云梁王功業顯大
曆數有歸朝廷速宜揖讓時畏溫如虎鄭譙爲之明

年朱溫逼遜循爲冊禮副使希幸風雲求爲宰輔先是循子起居郎楷上疏駁昭宗謚號不可爲昭請改謚爲襄楷亦附會賊心別求進達朱溫旣僭僞位敬翔惡其爲人父子放歸田里乃寓居河中積年會莊宗將副人望求唐室舊臣遣使自河中徵赴鄴都初監軍事使張承業惜經國之費未欲議卽尊之事諸將賓僚無敢言者及循至鄴入荷城拜魏師廳謂之拜殿翼日獻畫日筆三十管冀悅帝心其諂進如此承業聞之怒會河東節度副使盧汝弼卒因以代之明年春偶不食病瘧而卒

孟漢瓊明宗朝爲宣徽北院使性通黠善交構初見秦王權重乃挾王淑妃埶傾心事之及朱弘昭馮贇用任又與之締構秦王旣誅翼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及帝嗣位尤恃恩寵朞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潞王赴闕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人于鄴漢瓊藏匿不至知潞王行及陝州乃單騎至澠池謁見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自預從臣之列尋戮于路左

漢安叔千初仕晉少帝開運初爲左金吾衛上將軍獯戎犯闕百僚迎見於赤崗虜主登高崗駐馬而撫

不忠

喻漢官叔千出班夷言虜主曰是安沒字否卿少在
邢州屢貢章表有以見卿之效忠也俄授鎮國節度
未幾高祖革命代歸京師自以嘗附虜庭居嘗愧惕
之久授太子太師致仕

不孝

立德之厚莫先于仁爲仁之本莫大于孝夫以髮膚
所稟保抱而成凱風自南載傷于生鞠昊天罔極何
報于劬勞苟乖色難尚三牲而無補矧爲悖德固五
刑之尤重耿觀舊史具著遺文明徵凶頑之條以示
沮勸之義云爾

楚後臧葉公諸梁之弟也魯定公五年吳師敗楚臧
從其母于吳不待而歸諸梁司馬沈尹臧之子葉公子高也吳入楚獲後臧之母
楚定臧棄母而歸葉公終不正視之不義之
吳起衛人也後爲衛將少時家累千金游士不遂遂
破其家鄉黨笑之吳起殺其謗已者三十人而東出
其衛郭門與其母訣齧臂而盟曰起不爲卿相不復
入衛遂事曾子居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曾子薄之
而與起絕

後漢賈閔嗣其祖復封膠東侯章帝建初元年坐誣
告母殺人國除人名也

蜀姜維天水冀人也少孤與母居後主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軍向祁山天水太守夜亡保上邽時維爲中郎參本郡事遂還冀冀不納還詣諸葛亮亮辟爲倉曹掾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

晉賈充爲大尉行太子太保錄尚書事充前妻李氏淑美有才行其父豐誅李氏坐流徙充後娶郭配女槪性妬忌武帝踐祚李以大赦得還母柳勑充迎李氏槪怒不許充迎李氏及母將亡充問所欲言母曰我教汝迎李新婦尚不肯安問他事遂無言

孫會侍中秀之子年二十爲射聲校尉尚惠帝女河東公主母喪未葬便納聘禮

劉肅民荆州刺史毅之子也安帝義熙八年宋高祖遣振武將軍王鎮襲毅之于江陵毅舍卒無爲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

宋向植父彌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植嗣封以不受母訓奪

范曄爲長沙王義欣鎮軍長史寧朔將軍兄暠爲宜都太守嫡母隨暠在官十六年母亡報之以疾曄不

不孝

時奔赴及行又攜妓妾自隨爲御史丞劉損所奏大
祖愛其才不罪也曄家樂器服玩皆珍麗妓妾亦盛
飾母任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薪子冬無被叔父單
布衣曄後謀逆將誅其母泣曰主上念汝無極曾不
能感恩又不念我老今日柰何仍以手擊曄頸及頰
曄色不怍及妓妾來別曄悲泣流連

謝況前爲會稽録事參軍以謟佞事巴陵王休若況
多受賄賂時內外戒嚴晉着袴褶況居母喪被起聲
樂酣飲不異吉人衣冠既無殊異爺不知況居喪堂
自稱孤子衆乃駭愕

王長嗣祖華封新建縣侯明帝泰始二年坐罵母奪
爵

南齊劉虯宋司徒文宣公穆之孫也建元初降封南
康縣侯武帝中郎將坐廟墓不修削爵爲羽林監又
坐與亡第母楊別居楊死不殯葬爲有司奏事寢不
出

顧昌玄爲烏程令坐父法秀宋太始中比征虜亡屍
骸不反而昌玄宴樂嘉遊嘗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
議

朱緒秣陵人無行母病積年忽思蒓羹緒妻到市買

孫爲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死緒便聞心中介然卽利血明日而死蕭慤明聞之大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殺之既而曰涔吾刀乃止

張植爲瀛州刺史其母夏侯氏出家爲尼植雖白州遂祿奉母及爲諸第而各別資財同居異爨一門數竈植母既老身又長嫡其臨州也妻子隨去分遣數歲論者譏焉

梁柳仲禮爲司州刺史父津太子詹事襲封雲杜侯侯景圍城既急而仲禮擁兵來援時邵陵王綸亦在外與仲禮攜貳津登城謂仲禮曰汝君父在難不能盡心竭力仲禮言笑自若景遣以金環伸禮開嘗不戰武帝召津問策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不忠不孝賊何由平太清三年城陷卒

隋鄭譯開皇初爲上柱國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曰譯嘉謀良策寔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讀仍遣與母共居

馮忱爲尚書兵部郎攝江都郡丞慈明子也李密逼東都詔令慈明安集瀍雒爲密黨翟讓所害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唐李均爲殿中侍御史內供奉弟鍔京兆府法曹參軍並不守名教配流均于施州鍔于辰州縱會非嘗之赦不在免限均鍔溫州人也玄宗天寶中州舉道學咸赴京師既升第參官遂割貫長安與郡里絕凡二十餘載母死不舉溫州別駕知州事嗣曹王皐具以聞下憲司訊問鍔等俱伏罪帝歎息久之曰三千之刑莫大於此合冥轅裂豈止謫竄焉

崔損德宗貞元中爲門下侍郎平章事損身居宰相母野殯不展墓不議遷祔姊爲尼歿于近寺終喪不臨君子罪之

鄭方逵先爲太僕寺丞元和三年其兄兵部侍郎御史中丞雲逵奏方逵受性兇悖不知君親衆惡備身教訓莫及結聚惡黨江中劫人臣亡父先臣驢杖至一百終不能斃張延賞任楊州日亦曾犯延賞法決殺復蘇至于嘗言皆呼臣亡父先臣名見戚所知無可教語昨聞於邠寧慶等州干謁節度使及州縣乞

丐今見在武功縣南西戎俯近恐有異謀若不冒死
奏聞必恐覆臣家族詔曰鄭方達宜委京兆府錮身
遞送監州付李模於偏遠州驅使勿許東西
陸楨餘故京兆府法曹虞之子楨餘與兄博文居喪
衣華服飲酒食肉于坊市爲京兆府所奏詔各決四
十楨餘流循州博文遞歸本貫
獨孤鉉穆宗初爲田弘正鎮州從事及王庭湊作亂
從事皆遇害鉉時奉使隣境故得免死其母及血屬
皆爲庭湊所囚時有周僧達者繼母卽鉉之女弟因
隨親至鎮州亦爲庭湊所囚鉉聞軍亂權不取入留
于境上僧達時在京聞亂奔赴鎮州謁庭湊諭以逆
順之理庭湊雖不能納感其忠孝之心遂許僧達迎
其親以歸當時朝議獎僧達之行授滑南縣尉貶鉉
爲夾州司戶自此鉉爲士林所卿
崔貽孫自吏部侍郎貶官塞北三子爭於舊業分其
利以自謀井旨醫藥咸莫知之貽孫以書責之曰生
有明君眞宰死有天曹地府
後唐烏正爲鎮州都將聞張文禮殺上客志復王天
雪泣請行兵及鎮陽文禮執其母妻泊兒女十口誘
之不回攻城日急文禮忿之戚割鼻斷腕不絕於唐

放至軍門觀者皆不忍正視震一慟而止

晉程遜爲太嘗卿高祖天福二年命使吳越母羸老生瞽未嘗白執政以辭之將行母以手捫其面號哭拊背而送之及使回遭風水而溺焉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時加同平章事及虜騎南牧六師親主澶淵延廣南在軍母凶計至自澶淵律北移於津南不信宿而復莅戎事曾無戚容下俚之士亦聞而惡之

王瑜范陽人也爲太府少卿杜重威之鎮東平也瑜父欽祈爲節度副使及重威移鎮嘗山瑜乃以詭計干重威使奏已爲成德軍節度副使竟代其父位

馮傑晉宰相玉之子也玉從少帝北遷虜僞命爲太子少保至周太祖廣順二年傑自幽州不告父而亡歸玉懼虜譴責尋以憂恚卒於蕃中

楊仁澤前爲鄜州三川縣主簿仁澤在父憂制內求官爲大理寺所奏詳斷官大理正韓保裔與詳覆官刑部員外郎李知損斷曰伏以楊仁澤父喪未滿釋服求官人子何堪違律如此宜從追毀以贖典刑餘望依大理侍斷可之

漢後贊爲飛龍使贊母本倡家也與父同郡往來其

不睦

家生贊從職四方父未嘗離郡贊既長疑其所生及爲內職不欲父之來寓書以致其意父自郡至京師直抵其第贊不得已而奉之

不睦

夫兄弟之親手足之義也悌順居先友于是切故詩人以棠棣之華敷榮相媲鶺鴒在原急難爲喻洎乎義匪相容情惟不睦寧問共被之恩動起閱墻之忿尺布斗粟尚或致爭連枝同氣豈顧其義乎

共叔段鄭莊公弟也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嵒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待制嵒險而不修德鄭滅之叔段復然故問以他邑虢今滎陽縣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請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也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共國今叛郡共縣書曰鄭伯克叔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後隱公會鄢伯伐許許莊公奔衛隱公以許與鄭鄭伯使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不睦

漢王父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散五百餘金予之數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衣音于既切食讀曰飤今吾相齊諸君迎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

薛宣爲丞相任政數年宣有弟明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郡守京兆尹少府善交接得州里之稱後母嘗從修居官宣爲丞相修爲臨菑令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宛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駭不可駭者執意不全猶如色之間雜修遂竟服縣是兄弟不和

魏袁尚冀州牧紹之少子紹愛尚貌美欲以爲後而未顯審配逢紀與辛評郭圖爭權配紀與尚比評圖與譚比衆以譚長欲立之配等恐譚立而評等爲已害緣紹素意乃奉尚代紹位譚至不得立自號車騎將軍由是譚尚有隙太祖比征譚尚譚軍黎陽尚少與譚兵而使逢紀從譚求益兵配等議不與譚怒殺紀

劉琦荆州牧表之長子也初表及妻愛少子琮欲以爲後而蔡瑁張允爲之友黨乃出長子琦爲江夏太守衆遂奉琮爲嗣琦與琮還讐隙

夏侯楙伏波將軍惇之子也文帝時爲安西將軍妻
卽清河公主也楙性無武畧而好治生太和二年明
帝西征人有白楙者遂召還爲尚書楙在西時多畜
伎妾公主由此與楙不和其後群弟不遵禮度楙數
切責弟懼見治乃共排楙以誹謗令主奏之有詔收
楙帝意欲殺之以問長水校尉京兆段默默以爲此
必清河公主與楙不睦出於譖搆與不推實耳且伏
波與先帝有定天下之功宜加三思帝意解曰吾亦
以爲然乃發詔推問爲公主表者果其群弟子臧孚
注所構也

蜀許靖汝南人位至司徒少與從弟劭俱知名俱有
人倫臧否之稱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公曹排擯靖不
得齒叙以馬磨自給

晉王濟爲侍中時父渾爲僕射主者處事或不當濟
輒峻厲明法繩之數與從弟佑不平佑嘗願謂濟不
能顧其父內是長同異之言出爲河南尹

陳騫爲太司馬素無謇諤之風弟稚與其子輿忿爭
遂說騫子女徙行騫表從弟以此獲譏於時也後與
爲侍中坐與叔父不睦出爲河內太守與雖無簡正
而有力致

陶稱侃子也稱爲東中郎時性嫺勇與諸弟不協
王愷炙踐清階爲侍中領右衛將軍愷弟愉爲輔國
將軍愉弟國寶安帝時爲中書令中領軍參管朝權
威震內外時王恭惡國寶亂國討國寶愷愉並請解
職以與國寶異生又素不協俄得免禍
宋周朗爲太子舍人兄嶠尚高祖第四女志氣恬儒
而卿少而愛奇雅有風氣與嶠志趣不同嶠甚疾之
江智淵湘州刺史夷之弟子也夷有盛名夷子湛又
有清譽父子並貴達智淵父僧安少無名問湛禮敬
甚簡智淵常以爲恨自非節歲不入湛門

後魏陸暉爲尚書左戶二公郎後除伏波將軍暉與
弟共之並有時譽暉與恭之晚不和睦爲時所鄙
酈道元字善長爲御史中尉弟兄不能篤穆又多嫌
忌時論薄之
晉懷徵金紫光祿大夫真度嫡子也爲車騎將軍真
度長庶子懷吉爲後將軍汾州刺史懷吉弟懷宣懷
宣弟朴懷朴弟懷景懷景弟懷儁真度諸子既多
共母非一同產相朋因有爭愛興和中遂致訴列云
以毒藥相害顯在公府發揚疵纇時人恥焉